宁波日报 NINGBODAILY
2014年5月24日 星期六 网址 www.nbrb.com.cn
责任编辑/邱贝贝 电话/87682818
电子信箱/tyb@cnnb.com.cn

【思想散墨】

车站的弧度

童振祥

村旁的小镇有个车站，凸字型的房子前，有一个优美的弧度。三十多年没去留意，有一天突然听说房子被拆了，心里惘然若失。有一次外出采访，我专程去看它，废墟上盖着薄薄的一层雪，前方也不再有印象中的弧度，只有纷飞的雪花落在我温暖的记忆里。我孤独地伫立在风雪中，捻着雪水，思绪飞扬，似在静候班车的到来。

我心中刻着车站的弧度。这弧度其实是空间的自然构筑，绿油油稻田的边沿就是它的弧线。母亲常在车站卖棒冰，是村里最受歧视的人。暑假期间，我穿着裤衩，光着脚丫，从这条弧线来到小镇。小镇上最热闹的要算供销社和车站了，供销社我不乐意去，身上没钱，看了心痒，没意思！车站人多好玩，像村里来了做戏的“的笃班”。我总是在母亲的不远处玩耍，盼着母亲早点喊我的名字，因为有了喊声，我就能吃上软了或断了的棒冰，有时玩累了，我便躲在候车室一角蜷曲而睡。哥哥上初中后，我好奇他的量角器，一问才知那个半圆叫弧度。我乘哥不备把它带到车站，趴在棒冰箱上，模仿木匠弹墨线的样子，测量行人从这头走到那头的角度，直到惹烦了母亲才快快离开。我无聊地转悠着，却惊喜地发现前面的空旷地是一个天然的弧度。

车站的弧度，是量角器的象形，在我似懂非懂之后，它的内涵在不断丰富。弹棉花的人有他生活的音符，拉弓箭的人有他前方的目标，而我只能在成长中逐步去感悟。车站前的马路上，除了班车，大多是拉着手拉车的人在流动。班车的车厢顶置放着旅客的行李，母亲总是瞅住卸行李的间隙，在车厢两侧兜售棒冰，我紧紧跟着，怕她找错了硬币。有一次，母亲心急跨过手拉车的扶手，惹怒了车的主人。母亲求他：“大哥，不要多骂了，是我错。孩子在旁边呢，给我点面子。”母亲退还他的四分棒冰钱，又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大哥，不要怪我做女人小气，这支棒冰断了的，给你消消气。”

日子随一趟趟班车而去，一阵阵尘灰过后，我的眼前又一次次清晰。这车站是我读书的经济来源，这弧线是母亲生活的漫长夜路，无数次的目睹与感受，才让我在仰视中发现了蔑视，于是，我便有了心中的量角器。

一个秋日的下午，母亲叫我到镇里买东西，还提醒我带上雨伞。回家途中，见路边的玉米成熟了，我趁四周无人，瓣了两穗塞进伞里，谁知老天竟下起了雨，我挟着伞飞跑，到家后两腿发抖。母亲见状刚要发火，又因我的神态起疑，问：“怎么啦？”我盯着她的眼睛怯怯地说了。母亲当即脱下一只鞋暴打我的臀部，我被这股狠劲吓哭了。一阵嚎啕过后，我隐约听到有哽咽声在伴着我哭，一回头，见母亲的手在不停地抹泪。母亲说：“儿啊，妈伤心你骨气没有了，饿死不做贼，你小小年纪竟敢起念头去偷，妈还有什么希望啊！”这两穗玉米在饭锅里蒸熟之后，母亲叫我一粒一粒挖出来，她问我：“香吗？”我确实感到有股香味钻进心里，但母亲没等我开口，就将它倒在鸡笼里，她头也不回走出我的视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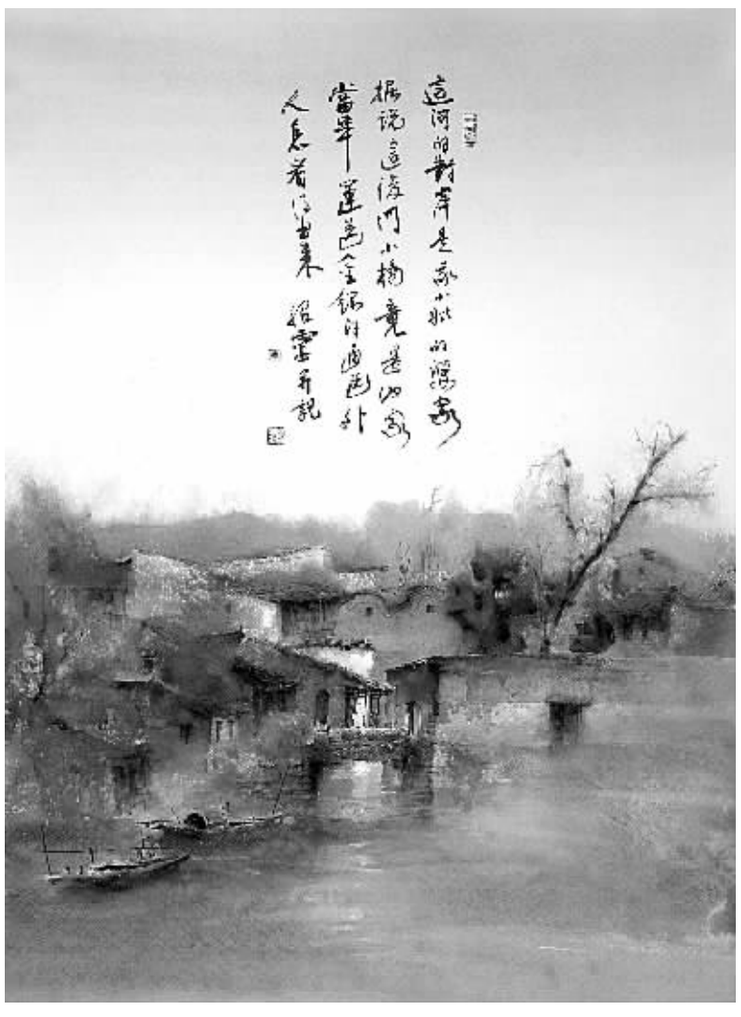
村前的那片自留地，岸边的河水无法冲走我的记忆。有一次，我在那儿割猪草，被人叫回。那村妇翻遍我的篮草，还把我教训了一顿：“你在地里东张西望，一副贼相，想干什么啊？”我受到耻辱，哭着跑回家。母亲把我紧紧地揽在怀里，不停地摸我的头，似在为我挡风遮雨，我感觉到她的手在颤抖。良久，母亲才开了口：“你有感觉，妈就放心了。等你长大了，就不会去伤害别人了。”我仰起头，泪眼中的母亲竟是这么亮丽。

母亲的笑纹终于来了，那是因为父亲又恢复了工作，我的哥姐也相继参加了工作。她照旧坐在车站卖棒冰，我劝阻她，她说家底薄，多赚些。我知道母亲还有一半话没说出来，同样是卖棒冰，现在没有人把她看作低贱了。渐渐地，村里的冷面孔少了，来家里走动的人多了，母亲与往常一样，她的脸上没有往事。有一次，陪母亲到医院挂盐水，一个妇女见到母亲很亲热，说了好长时间，那女人后来哭了。临走时，我听见那女人在说，她结婚时向母亲借的五元钞票、两尺布票一直没还，可心里一直记着。母亲望望窗外，笑了笑说：“夜了，快回家吧，别让家人等着。”这女人的辛酸勾出我的话题，母亲解释道：“上次碰到时，她没讲几句就走了，不咸不淡的，只听说儿子发了财。现在，儿子负债了。”我想继续听下去，可母亲不说了。

五十六岁那年，母亲病了，医生的误诊，又让她的病情加重了半年。在宁波动了大手术的下半年，母亲病情复发来到上海，恰逢我将要考试。语文试卷的作文题目是《人生处处是考场》，我老是想着病床上的母亲，却不知从何入手。我在焦躁之中问自己：母亲快要走了，她留给我的是什么？这一提问却让我豁然开朗：不就是做人的道德底线吗？我的心刹时清静下来，把母亲要求下的成长经历感化为生动的文字，并浓缩成鲜明的主题。我对母亲说：“这作文题目是您出的。”母亲说：“我目不识丁，怎会出题目？”我说：“要写的内容就是您以前一直逼我做的。”母亲笑了，笑得很灿烂，薄薄的嘴唇间现出一个美丽的弧度。

走出儿时的车站，我经过多个人生的驿站，每个站点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，圈子里的人进进出出，恰如我儿时的车站。我儿时的车站拆了，而心中的弧度还在，不是揣测别人的意图，而是把握处世的尺度。人性中的本质大同小异，但都在变化。有变化就会有弧度，或彩或灰，或清或浊，或实或虚，请你莫去在意，只要固定自己的道德底线，其他只是你眼中的一道雨后彩虹。

【甬上画坛】



后园（水彩）

林绍灵 绘

【乡土情怀】

难忘黑土地亲人

徐常梅

1969年5月31日，宁波南火车站红旗飘飘，锣鼓喧天，我们一批知青离开故乡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3师21团（也称八五三农场）。如今，距我们这批知青离开这块黑土地也已经30多年了，但是，我们一生都会关注黑土地的发展和变化，会传递工作生活过的连队的变化和老职工的信息。毕竟，我们的青春岁月是在那片黑土地上度过的，那里有关爱我们的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老职工。

记得刚到农场过的第一个中秋节，月儿挂在广袤的黑土地上空显得格外明亮，宿舍也被月光照得如同白昼。那时，我们商业连的20来位女知青住在团部澡堂，人逢中秋倍思亲，平时嘈杂的宿舍那天分外安静，姑娘们有的眼睛已经红了。正在这时，只听见谁叫了起来：排长来了！连长来了！只见人称“啰嗦排长”的李排长来了，眉清目秀的四川妹子宫排长来了，高大壮实的王连长来了。“姑娘们吃月饼呀”，宫排长细声细气地招呼大家，大家心里顿时热乎乎的。大家边吃着比宁式月饼大一圈的北大荒月饼，边听王连长这位前炮兵军官侃“熊瞎子掰苞米”、“傻豹子撞汽车”的故事，相思渐渐消散了，渐渐开心起来。那一夜，我们头枕着黑土地的月光睡得香香的。

商业连老职工不少是转业官兵，当年他们脱下军装来到东北黑土地屯垦戍边，是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将“北大荒”变成了富饶的“北大仓”，他们的勤劳、淳朴、善良和对工作兢兢业业、严于律己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他们对知青的关心呵护更让我至今历历在目。

我刚去的时候在商业连食品商店当营业员。有一次，李排长和我们一起整理柜台，不小心打碎了两瓶“北大荒人参酒”，这酒是团里工副业营生产的，我记得是1.50元一瓶，他二话没说，立即掏出3元钱付上。那时候我们的工资是每月32元，3元钱不是小数目。由于李排长工作中总爱左叮咛、右嘱咐，姑娘们背后都亲切地叫他“啰嗦排长”。

“啰嗦排长”夫妻俩带3个小孩住两个不到20平方的房间，宁波知青小赵结婚了没有房子住，他执意让出一间给小赵做新房，这位贵州籍老兵就是这样热心肠。小赵和他们一家在一起住了一年多，每每讲起此事都感动不已。

第二年，我先被借到医药站，离团部有2、3里地，没有交通车。50来岁的刁司机每天下班后骑自行车带我回团部，人们还以为是爸爸接放学的女儿回家。这样持续了三个月，一直到我到团部批发站。在批发站，我负责百货调拨，和我搭档的2名保管员张业进和滕起军，一个是转业军官的后代，一个是刚出茅庐的本地青年，两人都非常热情，工作非常认真，冬天盘库的时候，业进总是把他的羊毛大手套让给我带。批发站的老职工很呵护我们，我的对象也是批发站周大姐介绍的。

星期天，经常有老职工请我们到家里吃饺子、苞米，那北大荒香喷喷的豆油和着白菜、鲜肉包出来的饺子真是美味无比。新鲜苞米又甜又糯，味道好极了。那时候我们不懂礼节，人家请，我们就去，而且是双手空空去。我脑子里至今还留有这样一幅温馨的画面：我和华初、珊玲等几个姑娘在老职工温大姐家吃完香喷喷的饺子，甜甜的苞米，躺在炕上轻松地聊天，大家诉说着对未来的憧憬，互相预测着将来会怎么样，温大姐抱着孩子在旁边静静地看着我们。

好像是到黑土地的第二年，雪下了足足有一米深，我们蜷缩在新盖的宿舍里，我望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，体会着“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”的意境，倒也觉得有点豪迈。宿舍的旁边就是食堂，但是不久传出食堂粮食快见底的消息，大家一听心里有点慌，这粮食怎么从粮站运过来呀？就在这时，大家看见窗外雪地里有几个小黑点在蠕动，仔细一看：有几个人背着麻袋在雪地里艰难地挪动，“老职工送粮食来了”，眼尖的叫了起来，大家一阵欢呼。等到大家从几个雪人手里接过沉甸甸的粮包，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黑土地的亲人们就这样关心呵护着我们。

啊——难忘的黑土地！难忘的黑土地亲人！

【一种怀念】

淘河抗洪的记忆

张良鸿

现今的“五水共治”直接与国计民生有关，实在是一件利在当代、功存千秋的事。由五水共治，我想到小时候参加淘河，中年时参加抗洪的事情来。几十年过去了，竟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新鲜。

当年我家的成份是乡居的“城市贫民”，在土改中也分到了两亩土地，这就意味着也有参加淘河和其他水利劳动的义务。寡居的母亲小时候缠过脚，下河去挖烂泥显然不太合适，于是我这个十几岁的大儿子就该出马上阵了。淘河修水利通常都安排在冬天的“息冬”时节，因为这时候田头没什么农活，又正值江河的枯水期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冬季，宁波气候是相当冷的，基本上可谓滴水成冰。那时候不时兴穿长统胶靴——农民根本买不起，于是大家都是打赤脚干活，最考究的也不过套一双土布缝制的长袜子。结果那个冷简直要人性命，不仅鼻涕冻得嗒嗒滴，脚更会很快就失去知觉，不少人脚板被破瓷片碎石子划破淌血了，却根本不晓得痛，腿脚完全麻木得像两截棍子。你冻，我也冷，大家反而都咬牙挺着，拼命下力气铲泥甩土，结果往往上身还会淌汗，甚至能把布衫汗透，现在想想真有点不可思议。淘河的地点在庄桥李家大河，六十年过去了，想忘也忘不掉。

除了淘河，我们还去培修过江堤，地点在邵家村村外的余姚江边。活计倒是不轻，但不冷，可穿着套鞋干。有专人用铁锹铲挖土块，粘土块四四方方的，每块足有一二十斤重，弯腰捧泥块，一会儿就会腰酸背痛。修江堤最有趣的是有时会挖出“大刀蟹”——一只脚钳小得要命，另一只巨螯却不成比例地大，看起来十分可笑，但大家抢得挺欢。

成年时参加抗洪斗争是我在安徽当教师时的经历，太惊险，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，我曾在《文学港》上发过一篇《抗洪记》追述此事。某一年，滁河突发大洪水，不但农民上堤抗洪，连机关干部、教师、医生、军垦农场指战员也都临时去上阵抢险。其中有个小插曲：一个青年农民因有事临时回家迟迟不归，回来后还强词夺理说“少我一个人大堤就塌了，刚巧我不在圩就溃破啦”，气愤中，有人问怎么处置？居然众口一词：“跪下，揍这个兔崽子！”区干部别转脸装作没看见，当生产队长的亲叔子还真把那个小子狠抽了一顿。我很难判断这种乡村土“王法”对还是不对，但当时恐怕只能这么做才能万众一心保住大堤，也许这就叫做“战场纪律”吧！

“五水共治”的确是大家的共同责任，只有万众一心才有希望；如果都像那滁河边小伙子一样自行其事，“五水共治”就只能是一句好听的口号，到时候倒霉的是我们大家，就像天空生雾霾，谁都别想跑掉一样。

【雕刻时光】

归去来兮 相逢焉识

——从《陆犯焉识》到《归来》

贺秋帆

原著与改编

《归来》的原著《陆犯焉识》出版于2011年，照作者严歌苓的说法，这部以其祖父为原型的小说比较“抗拍”，很难改编成电影，一者容量太大，时间上绵延了陆焉识和冯婉喻的一生，二者，1949年后部分涵盖的敏感点太多，不易过审。小说里陆焉识少年得志，通晓四门语言，抗战中留美归来，年龄上应该跟《围城》里方鸿渐相仿，而《陆犯焉识》里留学生活和重庆时期两段，外观上也接近《围城》，又带点张爱玲《倾城之恋》的影子，口不择言的陆焉识犯事是在1951年镇反，到1954年由死刑改判无期，从提篮桥发配到祁连山，他的逃狱是在1963年，见了老妻一面后又回西宁自首，到文革结束，这烂柯人又面临三个子女的恨和老妻的病，最后捧着冯婉喻的骨灰消失在人海。

小说的硬伤，主要是对历史事实的想当然，比如陆焉识的女儿做了医学博士，且不说中国大陆首批博士学位授予时间是1983年，单凭陆的犯人身份，就意味着其子女受教育权的全盘剥夺，再比如陆的减刑，居然是冯婉喻变卖家产行贿的结果，看来作者实在是不清楚当年实情。小说最好的部分是西北劳改农场的生活实录，其笔调之悲怆和扎实，使人想起杨显惠的《夹边沟记事》及章诒和的《刘氏女·杨氏女》，最弱的反而是“归来”后，人物冲突的搭建和叙事水准明显未经提炼，收场于通俗文学层次，而电影的改编，恰恰是从这部分入手另起炉灶，将“归来”后的故事精简又放大——精简在陆焉识这里，就是年龄和经历的改动，他成了上世纪30年代生人，1957年当了右派才去的西北，相应的，逃狱时间也改到了1973年，这样就能跟独女丹丹那场样板戏时代的争角风波接得上；至于放大，在影片里全化为起到支撑作用的陆冯对手戏。

关于电影计划的启动，张艺谋在“聚焦”节目里跟焦雄屏说过，早在《金陵十三钗》拍摄时，文学策划周晓枫拿来一叠《陆犯焉识》的校样，他一宿就看完这40几万字，严歌苓有意把版权优先给他，因为好几拨人都在抢，他到底舍不得放弃，就请邹静之来编剧。张艺谋的原创力薄弱，一直需要有个文本框架给他去慢慢充实，“一路往前推”，剧本几经拉锯，去年7月18日过审，角色最早定了巩俐和陈道明，甚至为了两位北方人，把外景地由上海挪到唐山，巩的才艺亦有精进，片中举牌和钢琴的戏份都是她的点子，陈的近景特写均可圈可点。关于陆焉识的服刑之苦，张艺谋说“你看他逃亡途中贪婪地吃一只生红薯就全明白了，一切尽在不言中”，不过，陆焉识归来后在街巷步行的中景戏可谓演技败笔，腰板挺拔款款来去的陈道明，何曾有角色20年苦役重压的沧桑了？

和解与失忆

剧本方面的瑕疵，姑妄言之：第一是归来后的陆，照政策总得有个单位落脚，去不去另当别论，犹如《芙蓉镇》里的秦书田，归来后好歹也有个区文化馆馆长的职务；其次是文件里称陆焉识的右派问题已获平反，其实对右派而言并无平反一说，历史上的右派经历过1959年的10%“摘帽”和1978年的大部分“改正”，陆等来的只能是后者，如此载入国史的细节岂可马虎？第三，居委会干部称归来的陆为教授，当是指他做右派前的身份，但往前退到1957年，他才20出头，这北方小城是否有高校都是个问题，所以是生吞了原著之故。这些话题虽说如今已少人去在意，但多少也能够见出张艺谋、邹静之这些50后，对于亲身经历的时代，也已存了隔膜，岂非可叹。

然而，基于对当下电影创作环境的认识，《归来》里那种对于历史细节的混沌化和简单化，亦不妨看作为不得不然的某种妥协。近年电影但凡涉及当代痛史题材，更大的妥协或在如下——从《唐山大地震》到《山楂树之恋》到《归来》，拍审两方角力后渐渐获得的共识，不如说是弱化控诉反思，强化自我疗伤及多方和解，《归来》的主题几乎就是和解，一如钢琴上弹出的《渔光曲》调子之温婉节制，大而言之，是历史的受害者对历史所取的宽恕态度，身心遭遇最大创伤的陆焉识潜心于呼唤病妻，相濡以沫，他唯一的追究对象，不过是当年乘人之危的方师傅，然而这追究也仅仅满足于“敲勺子”，最终又在方妻的骂街中落跑，到底还是饶过了这缺席的施恶者；其次是一家三口间的和解，曾经让女儿跳不成吴清华的父母，终于在斗室里欣赏了一段迟来的独舞，血泪斑斑中的凌厉决绝，也是丹丹对少女时代三观的一次切割，再就是父女间的冰释前嫌，基于血缘，一切迎刃而解毫无悬念，顺便带出女儿自我救赎的一条心理线索。

张艺谋的匠心，其实是藏在和解面目背后的两个亮点，一是前半段的火车站高潮段落陆冯的相逢，在黑压压人墙里奔突撞击的两个离乱中男女，实在应该视为历史黑幕前不惜以卵击石的猛士，各自单挑着时代之恶，其沉痛悲壮，叹为观止！另一个，是婉喻虽说沉疴缠身答非所问，但对于女儿，究竟还是漏出这么几句，“你爸的照片都被你剪了，我决不原谅你！”一言既出而懂者自懂，勿复多言，再一个，影片首映日的选择亦有深意存焉，长年为了过审而练就一身避实击虚本领的老谋子，正是借此而投射了他的历史体认，这一路，不免要说到影片里支配剧情发展的最大动力——失忆及其细节呈现，除了病理上的“心因性失忆症”一说，更有遍布冯婉喻家中俯拾皆是的有警示、备忘之用的纸片。

耐人寻味的是，冯的病症带有一种“选择性遗忘”倾向，这就几乎构成了一个关于国人精神现状的巨大隐喻，直面惯于被抹去记忆以自存的集体无意识，纵使相逢应不识，鲜活的历史就像老两口手里举的牌，只剩下一个渐渐模糊的名字，他们一次次迎候的，不过是历史真相无望的归来，这时，就尤其觉得影片的结尾，其实是带了知其不可为而为的怆然，两个人依旧是痴心不改，眼里也已分不出是期待还是木然，他们已习惯于铁门在眼前的重重合上，将希望生生隔开，停格的镜头里，是和他们永远同在的铁栅栏和遮盖一切的白雪。